



慈惠法師 佛光山開山寮特助
人間佛教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星 雲大師有一種很強烈的思想，他說：「我一生做事，講演，都要讓人懂，我講演要讓人家懂，做事也要讓人家懂。」大師一生最辛苦的就是這個「懂」字。以佛法來講，「懂」，就是契理、契機，你再好的佛法，不契機能有用嗎？所以如果以天台宗的五時八教來講，為什麼從華嚴時回到阿含時？就是為了讓人家懂。

總編輯序

告訴你佛光山的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座談會總結講話

「人間佛教座談會·人間佛教高峰論壇」，雖然只是短短三天時間，但是，佛光山弟子受益良多！因為我們一直都在努力地實踐人間佛教，而各位學者發表的高見，從不同的角度，讓我們更深切地感受到人間佛教一些客觀的表現。

佛光山幾十年來走著人間佛教的路線，這個路線有沒有走對呢？我舉一個例子。有位日本北海道大學社會學的櫻井義秀教授，應台灣中研院的邀請來台研究，他來到佛光山，參觀了佛陀紀念館，回來跟我說：他很驚訝。他說：「你們這個佛教很有意思！我竟然在寺廟裡看到出家人和在家人可以在一起從事寺廟的工作，這個很特別！而且你們這裡的在家人看起來很自然、很當然地在這邊工作，出家人和在家人之間這麼和諧，好像配合得很好！」我說：「這個就叫人間佛教！」佛光山在日本也有道場，我們在日本的信徒們，尤其是日本人，也認為日本的寺廟、日本的佛教太權威，你到寺廟裡來，會覺得威權很大，壓力很大。所以這位日本教授會說我們這種佛教信仰能夠比較平易近人地讓人們走進，這種佛教很好。

目前，佛光山在全世界五大洲都有道場分布，從那些當地人士的反應來看，人間佛教是很適合這個時代人民的需要的。譬如說，我們澳洲的南天寺，那裡很多的義工都是澳洲人、白人，他們對這種模式的人間佛教的接受度很強。這個時代，我們分布在世界五大洲不同區域、人種的人們都感覺這種模式的佛教很好，所以我們相信，人間佛教確實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

我最近頻頻跟著星雲大師在大陸跑來跑去，大陸各地普遍反應對人間佛教的熱情、歡喜和接受。這些反映，見證這個時代的佛教，是需要人間佛教這個模式來領導大家走向幸福、和平的人間淨土，也就是說，人間佛教是我們應該走的一條道路。

至於說人間佛教會不會走偏了呢？會不會偏離佛教，偏離正法？這一點是我們隨時隨地都很注意的。舉例說，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白話版，我們把他翻譯成白話，但是我們也掛念翻譯的人可能無法表達原本的意義，為了補那樣的缺點，我們總是把原文附在裡面，讓有質疑的人可以回到原文裡面去看，我們一直都很注意不要偏離佛教的正道。

人間佛教是什麼？以佛光山本身來講，大家都說佛光山很現代化，出家人很活潑，事實上佛光山內部非常的傳統。譬如說我們一定要過堂吃飯，即使像我這樣的職事，時間過了就沒飯吃了。一個大齋堂大家一起開飯，這個就很傳統。佛光山有念佛堂、禪堂，這兩個地方二十四小時都有弟子、信徒在坐禪，在念佛。外面的信徒可以來這裡念佛、禪修，我們佛光山的出家弟子，從事行政工作一年、兩年後，也可以申請去念佛一年，申請進禪堂一年。甚至覺得我今天有空，那就進去打坐、念佛一炷香、兩炷香的時間。隨時隨地都有這種很傳統的修行方法。所以，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就是佛光山的人間佛教，而人間佛教如何能正確地走在佛陀的道路上，這是佛光山很用心的地方！

星雲大師有一種很強烈的思想，他說：「我一生做事，講演，都要讓人懂，我講演要讓

人家懂，做事也要讓人家懂。」大師一生最辛苦的就是這個「懂」字。以佛法來講，「懂」就是契理、契機，你再好的佛法，不契機能有用嗎？所以如果以天台宗的五時八教來講，為什麼從華嚴時回到阿含時？就是為了讓人家懂。

我們這裡有一個淨土洞窟，整個是用一個雕塑的景觀，展現極樂世界的理念。一般寺廟都會做十八地獄、閻羅的景觀，讓人家參觀了以後，覺得很可怕，因而不要做壞事，要做好事。當時我們說：「師父，人家傳統都是做十殿閻羅、十八地獄。」師父說：「要人家向善，不應該用恐嚇的辦法，這是不對的，你要指引他有這麼一個光明的地方，有這麼一個好地方，他要嚮往那裡，他要心嚮往之去行善。」所以他就是帶給人家歡喜，為了讓人家懂，做了淨土洞窟。那個時候師父就是一個想法，一卷《阿彌陀經》，你怎麼講他不一定聽得懂，你把他造成《阿彌陀經》的景象，他一來就去看，他走了一回後，就知道原來極樂世界是這個樣子的。

早年，大師曾經有一個出版社，叫佛教文化服務處，專門出版佛經，他每個月自己印一本經，是經過大師自己分段、標點的，他要讓人家看得懂，也印得很好，所以就這樣延伸到今天的《佛光大藏經》的整理、編修事業。佛光山編藏最主要的目標，是要讓大家看得懂大藏經，所以採取分段標點，目前已經這樣做了二十幾年。所以說大師在不斷努力讓人家懂，他最重視這個「契機」的問題。

我覺得「契機」確實非常重要。有一些天主教朋友跟我們講：「台灣天主教現在在宗教方面屬於少數民族，只有十幾萬天主教徒。檢討其中的原因，發現到一個問題：天主教最大的錯誤是教人家不可以拿香，拜拜。有一陣子，在台灣，你若信教，就不可以拿香，就不可以拜祖先，這個做法中國人心理難以接受。還有我們的教堂都是尖尖的，中國人怎麼看都不習慣，這麼多文化上的差異，就讓人家感覺天主教永遠都是外來的。你們佛教也是外來的，但是佛教很聰明，你們的房子跟中國人一樣，一看就是我們自己的，你們一樣會拜祖先。」這裡面所凸顯的，也還是一個「契機」問題。佛教的高僧、前輩很聰明，他們一進到中國，就把佛教調整成中國人看得很習慣、心理可以接受的佛教。所以佛教可以走到今天的這個地步，成為中國人的文化，成為人間佛教，應該是佛教在這個「契機」的問題上特別用心所致。

我在佛光山曾經辦過一個「人間音緣」，是把大師講的佛法詩偈的部分拿出來做成歌詞，我一共蒐集了兩、三百首歌詞，叫人譜曲，譜曲以後變成佛教的音樂，我們還給予優勝者獎勵。我當時請了一些音樂專家來幫忙，跟他們講：我希望這個曲子是流行歌曲的曲調。那些音樂家很生氣，他說：「你一個堂堂佛光山的宗教團體，怎麼可以搞流行歌曲？你應該搞佛教藝術歌曲！」我回答：「我知道藝術歌曲很好，可是我們的信徒聽不懂啊！」他說：「那你們到底要什麼東西？」我說：「像台灣、中國的流行歌曲，過去周璇唱的，到現在還是有人要唱，我就要這樣的音樂。」流行歌曲並非不好，只要你歌詞健康、歌詞清淨、歌詞有意

義，大家就喜歡就能接受！所以我後來就走這個流行歌曲的路線。我們宗教，尤其是佛教，任何一個眾生我們都不捨去，因此我們必須要去做一個調整。但不是因此就把我們的品味、我們的標準降下去，絕對不是！我們要講究的，是在歌曲的內容裡面有沒有佛法。

人間佛教是契理契機的佛教，人間佛教也是生活的佛教。如何在生活裡面體現佛法？關鍵是我們的佛法要有所調整。譬如，大師經常講「三好」，我們研究佛學的人都知道，那就是身、口、意三業。如果你跟大家講「三業」，他們不理你，覺得那是你們宗教的事；而如果你跟他們講：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他們就會覺得：很對！人人都應該如此。所以，佛教就是要這樣，研究如何把適合人們思想、心理，人們感覺需要的佛法，提供出來給大家作為參考。